

一百磅的女神

宁静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二百磅的
女神

宁静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百磅的女神/宁静著.—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4

ISBN 7-5329-2529-3

I. 二… II. 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7327 号

图字:15-2006-17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00×1230 毫米 1/32 印张/6.125 插页/2 千字/100
印 数	1-5000
定 价	14.00 元

目录

序幕 夺命的美 / 1

第1章 似梦迷离 / 9

第2章 永不醒来的噩梦 / 26

第3章 辛酸新生活 / 42

第4章 希望工程 / 58

第5章 偶遇 / 76

第6章 久违了的约会 / 89

第7章 噩运连连 / 99

第8章 几分伤心几分痴 / 113

第9章 第三次重生 / 136

第10章 宿命 / 152

第11章 复仇记 / 166

第12章 还是觉得你最好 / 185

序幕

夺命的美

我美。

而且，非常、非常的美。

不少人曾经跟我说，即使是年轻时期的林青霞、李嘉欣或者关之琳等大美人站在我身边，也只会黯然失色，沦为小配角。

我当然知道这是个事实。

每一次我踏足街上，便有几个至几百个年龄介乎十一岁至九十一岁的男性两足动物，因为只顾看我而跌倒、撞电灯柱、踢翻垃圾箱、被身边女伴刮一大记耳光等等。

有不少男人，甚至因为见过我一眼，而跟妻子离婚，为的，只是证明给我看，他们的一颗真心。

我的美，绝对绝对，非笔墨可以形容。

唯一像样一点的说法是——我美得要命。

唉！

美，原来真的可以要命。

这一天，我刚拍完了一个洗发水广告。

这已是我进军模特儿界的短短两年间，第九十九个广告。

我换好了衣服，卸了妆，便准备到电影公司洽谈拍电影的事宜。

我并不喜欢拍电影，但妈妈说一个电影明星的地位，总比一个模特儿高。

也罢，反正妈妈总替我安排好一切。

我一脸素净，只涂了一点淡红唇彩，穿了一条白色低胸系颈连身裙，嘿，就像玛丽莲梦露在《七年之痒》中穿的那条白裙一样，简简单单，但足以令我艳光四射。

看，又有好几十个男人为我撞电灯柱了。

我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嗤之以鼻。

这时候，我的手提电话响起。

“喂？”

“是我，庄。”一个男声吃吃地笑。

庄是我其中的一个男朋友。

对，是“其中”之一。

我一共有三个男朋友。

一个有钱、一个有生活情趣、一个英俊不凡。

三种不同的类型，给我三种不同的享受。

而庄，是有钱的一个。

他长相平凡，但极为富有。

他的家庭拥有三间位于尖沙咀的酒店、四幢位于铜锣湾的商业大厦以及两个元朗豪宅区。

“拍完广告了？要不要到美国会喝茶？”庄问。

“我还要上电影公司开会。”我说。

“那今天晚上呢？水蓝，你可想死我了！不如这样，我来电影公司接你到我的别墅，晚上我们坐直升机到半岛吃饭，好不好？My Darling！”庄发出一声驴叫。

我知道我只是庄的其中一个玩伴，不过，我是最有地位的一个罢了。

无所谓，反正，我也没对他认真。

我只是享受和他在一起时的超级富豪生活。

没有多少人能坐直升机到半岛吃饭。

“但我不知道电影公司那边，要谈到什么时候，再说吧！”我挂了线。

我喜欢摆点架子。

不到两秒，电话又响起。

“又怎样？”我不耐烦。

“是我，尼奥。”另一个男声说。

尼奥，是有情趣的一个。

他是一个核数师，住在坚道那些千多尺的公寓，有一部宝马五系房车。

他远远不及庄那么富有，但总算是中产阶级，而且比庄长得稍为好一点，衣着和生活都颇有品味。

“是你。怎样？”我很有仪态地打了一个哈欠。

“今天晚上我们出海，好吗？我去买香槟和鱼子酱。”

“出海？”

黑压压的天，黑漆漆的海，有什么好看？

“我学会了煮芝士焗龙虾，可以在游艇上煮给你尝尝。”

“你知道我是不能吃芝士的。”

“那我改用白酒来煮吧！”他热切地说。

这时候，有另一个来电候接，我对尼奥说：“我有电话，晚一点再跟你联络。”

我接了等候中的电话。

是第三个男朋友丹尼。

不用多说，他就是英俊得像电影小生的一个。

但也是最“穷”的一个。

他只是个营养师，月薪两万五，一个人租住了一间六百尺的小居室。

连一部小汽车也没有。

“水蓝，我买了一份小礼物给你。”丹尼甜丝丝地说。

“什么小礼物？”

我没有太大的雀跃，因为我知道，丹尼也买不起什么贵重礼物。

通常，他不是送我最新的唱片和影碟，就是送我一些我根本看不上眼的小摆设。

“你想知道是什么礼物，那么，今天晚上你有空吗？到时候我送你不就是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空。不如你现在告诉我，你究竟买了什么。”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丹尼并没半点扫兴，依然开心地说：“是一只水晶手表，很漂亮，闪闪发亮的，那款式跟你在杂志上看到的Franck Muller钻石手表几乎一模一样。”

仿 Franck Muller 的水晶表。

三百多元跟三十多万的区别。

如果我肯开口，庄一定会送给我。

我又何须要一只水晶手表来冒充？

我已经失去兴致。

“我们去西贡吃海鲜，好不好？刚才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丹尼自顾自地说。

我心不在焉地拿着电话，不知不觉已走到一条马路旁，我知道，只要我再踏出一步，所有的车辆都会停下来，让我横过。

“水蓝，怎样？”丹尼问。

“唔——”我完全不知道丹尼说过些什么，“让我再想一想吧！”

“水蓝——”丹尼发出最具磁性的声音。

我一听见他这样温柔的声线，脑海里就会想起他梦一样的眼神。

我的心头，不禁有一阵酥软。

“丹尼，我看看时间，再给你电话，好吗？”

如果丹尼有庄的财富和尼奥的情趣，那就完美了。

真可惜！

“那——我等你的电话，再见。”

丹尼识趣地挂了线。

三个男朋友同一时间约我的情形，经常出现。

我会视哪一个提出的节目比较吸引我，而作出决定。

今天晚上，大抵我会坐直升机到半岛吃饭吧！

我计算着时间上的安排，左脚已踏出了马路。

一辆播放着强劲音乐的灰色小货车正驶过来。

我向那司机扫了一眼，那司机顿时目瞪口呆。

就在这时候，一阵风吹过，我的白裙子像波浪一样被风掀了起来，露出大半条美腿。

我肯定地见到，那个司机鼻血直喷。

我走出马路，正想骄傲地仰天笑一笑——

怎知道，那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司机，竟不受控地踏着油门向我冲过来。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货车的车头已经撞到我身上，我整个人被弹上半空，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

痛！

全身上下都剧痛！

我听到路人的尖叫，还隐约看到那个流着鼻血的司机匆忙跑过来，蹲在我面前，但却死盯着我的胸部看。

眼前的景象愈来愈模糊。

我最后的知觉是，自己的手脚抖了好几下，再大力吐出一口鲜血，然后，然后……

我什么也看不到。

周围黑压压一片，没有人，没有物。

什么都没有。

像一个黑色的虚空。

我胡乱地摸着、走着，忽然，有一束白光，在我眼前不远处亮起。

我向着那束白光跑去，一直跑，一直跑。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很轻，像一张飘在半空的白纸一样。

白光在一条很陡峭的楼梯顶上，我飘上去，虽然好像不大费力，但我全身都冒着汗，当我飘到楼梯顶的时候，突然，有人向我的肚子大力踢了一脚。

哎——呀！

我滚下那条至少有一千级的长楼梯。

原来轻飘飘的身体，忽然愈来愈重。

重得像身上长了两个大铅球。

我一直向下滚，向下滚。

甚至开始感觉到——痛。

救——我——呀！

第 1 章

似梦迷离

“救我呀！”我大叫出来，猛然睁开双眼。

“好了，好了，终于醒了！”一对陌生的老夫妇在我眼前喊着。

我全身乏力，只能用眼珠向四周瞄了瞄。

这儿，应该是医院。

“女儿呀女儿，你别再做傻事了。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个老女人擦着眼泪。

女儿？

谁是你女儿？

你的年纪，看来比我的外婆还要大哩！

我努力回想刚才发生的事。

对了，我被一辆小货车撞倒。

“秀秀呀，别再这样吓父母了，我们年纪已经这么大，禁不起惊吓的。”另一个老男人向着我说道。

我正想问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医生走到我床边。

“这次能捡回性命，是你幸运而已，有很多烧炭自杀的人，即使死不了也会变成植物人。”他对我说。

慢着——

谁自杀了？

“医生，我刚才被一辆货车撞到，没毁容吧？”我感到身体十分虚弱，连说一句话都仿佛用尽毕生力气。

医生看一看我。

他的眼神，带点疑惑。

疑惑，还是迷惑？

算了，我知道他一定是被我的美色迷住。

“我猜，我们要替你做一次脑部检查。”他说。

我点点头。

这个当然，我曾经从半空中摔下来。

我下意识地摸了一摸自己的脸，幸好，并没有任何纱布之类的东西，没有毁容。只是皮肤变得有点粗糙。

也许涂了点药水——我没有再细究。

我又摸一摸头，咦，连绷带也没有，看来我受的伤并不算严重。

我放下心来。

“医生，我们的女儿怎样？”那个老女人问。

我带点敌意地看看她，然后轻声对医生说：“医生，这两位是什么人？你能否代我通知我的家人？”

我还没有说完，那个老女人几乎要呼天抢地，“哎呀，我们的女儿一定是烧炭烧坏了脑袋……”

烧坏了脑袋的是你们呢！

“秀秀，你不认得我们了吗？”那个老男人痛心地问我。

我厌烦地别开脸。

“小姐，你真的不认得自己的父母吗？”医生问。

“他们根本不是我的父母。”我气得直嚷。

搞什么鬼嘛？

那对自称是我父母的老年人，相拥而哭。

我猜他们的女儿准是自杀身亡，他们受不住打击，便到处胡乱认女儿。

就像电视剧中那些不幸流产的女子，总会抱着一个塑胶婴

儿喂奶一样。

“放心吧，也许她的神志仍然不清，让她休息一下，会好起来的。”医生安慰他们。

谁神志不清？

我？

荒谬！

“那——秀秀，你休息休息吧，我和你妈先回家去，明天再来看你。”老男人对我说。

我不作声。

医生和那对年老夫妇一同离开了病房。

我吃力地撑起身子，想打个电话给妈妈，但找不到我的手袋。

病床旁边的床头柜，只有一只不知有多少人用过，早已刮花了的玻璃杯。

我慢慢掀开被子，然后移动双脚，想走出病房，看看有没有公用电话。

我低下头，寻找一双可以穿的鞋子。

慢着——

这是我的脚吗？

二百磅的  神

我发现我的双脚，竟然变得异常肿胀，连脚趾的形状都变了。

我立即把双手伸到眼前，不好了，连手指都变得又胖又短。

我吓得像一支箭般地直飞入洗手间。

相信我，那一刻，我突然充满力量，从没跑得这样快。

我冲到镜子前——

这是谁？

这究竟是谁？

猪！

我尖叫！

镜子里头的，分明是一只披了人皮的猪！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呀！

我抱着头，蹲在地上大叫。

一个护士跑了进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抱住她的腿，两行鼻涕两行眼泪地看着她：“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